

林辰文集

卷四

辽海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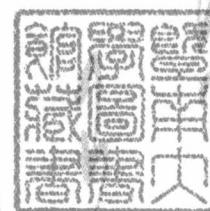
J 217.02

2011.5.0

4

林辰文库

卷四



辽海出版社



林辰 文集 (卷四)

目 录

中国小说的发展源流	1599
古代小说与诗词	1691
神怪小说史	1781



中国小说的发展源流

人，便在野史。至于宋人，大概，也已开始创作小说了。但到元、明、清各代，这一个“野史”便渐渐地变成了“奇书”，而“奇书”的地位，也就越来越高了。到了明末清初，便又有了“四大奇书”。这“四大奇书”，即《金瓶梅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都是社会地位极低的“奇书”。但“四大奇书”却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，是古典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它们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它们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开头：中国小说史的提纲

我们且把这个“四大奇书”放在后面，先讲一下中国小说史的提纲。在《中国小说史话》一书中，史家就指出：“中国小说史的提纲，就是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清史》等史书上，摘取有关于小说的文字，来叙述中国的小说史。”

什么是史？在古人编的《说文》里解释说：“记事者也。”这里是把史当作人，古代的一种专管记事的小官。在现代人编的《辞海》里解释说：“记载过去事迹的书。”这里又把史当成为物，记载历史的书。看来，这两种解释，都不怎么确切。史，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过程——已经发生了的事物，是客观的存在。所以，无论是否记载于书，它总是存在着的；无论有人记还是没有人记，它也是存在着的。

客观存在着的中国小说史，源远流长。但是，记载中国小说史的书，却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。

最早叙述中国小说史的是谁呢？是明末绿天馆主人^①，他在《古今小说》序中说：

史统散而小说兴。始乎周季，盛于唐，而浸淫于宋。韩非、列御寇诸人，小说之祖也。《吴越春秋》等书，虽出炎汉，然秦

注

^① 绿天馆上人，是冯梦龙的别号。冯梦龙字子犹，明末长洲（今苏州）人，著名小说家兼小说编辑家。本丛书第九辑有《冯梦龙与三言》一书，请参看。

火之后，著述犹稀。迨开元以降，而文人之笔横矣。若通俗演义，不知何昉？按，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，如今说书之流，其文必通俗，其作者莫可考。泥马倦勘，以太上享天下之养，仁寿清暇，喜阅话本，命内珰日进一帙，当意则以金钱厚酬，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，倩人敷演进御，以怡天颜。然一览辄置，卒多浮沉内庭，其传布民间者，什不一二耳。然如《玩江楼》《双鱼坠记》等类，又皆鄙俚浅薄，齿牙弗馨焉^①。暨施、罗两公，横吹胡元，而《三国志》《水浒》《平妖》诸传，遂成巨观。要以韫玉违时，销熔岁月，非龙见之日所暇也^②。

从绿天馆主人提出的这个中国小说史提纲以来，隔了三个世纪，直到1924年才由鲁迅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专著——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从这以后，写中国小说史的人多起来了，但都是摹仿着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那种模式：按照中国历史的朝代，顺编下去，而且内容又都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加作家与作品选讲。这样的小说史著作，对于我们认识历朝历代有哪些小说家？有些什么样的作品？一目了然，是很有用处的。但是，要想了解小说史上的诸多普遍性的现象，以及要把握那些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，便不容易了。在小说发展史上，小说作品的消长，和社会政治的昌明与昏暗、经济的繁荣与萧条，不一定是成正比例的；小说史的发展，也不一定是以朝代的更替来分界划线，而往往是跨越朝代的。如明清之际的人情世情小说的崛起，如晚清与民国初期的政治小说，都是在社会的大动荡与大变革中繁荣发展着。很明显，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，单一的朝代社会背景加作家与作品选讲的方式，已经不能满足深入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多种需要了。

注

① 《玩江楼》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《双鱼坠》见《熊龙峰小说四种》。是两篇爱情故事。绿天馆主人认为，由宋代宫廷中传下来的这两种话本小说，质量不高。

② 绿天馆主人认为，从施耐庵和罗贯中这两位大作家在元末写了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以后，中国小说开始发展起来，可惜小说得不到上层社会的重视。

近些年来，伴随着多角度、多方法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高亢的呼声，断代小说史、分类小说史相继开始出现了，可以说中国小说史的研究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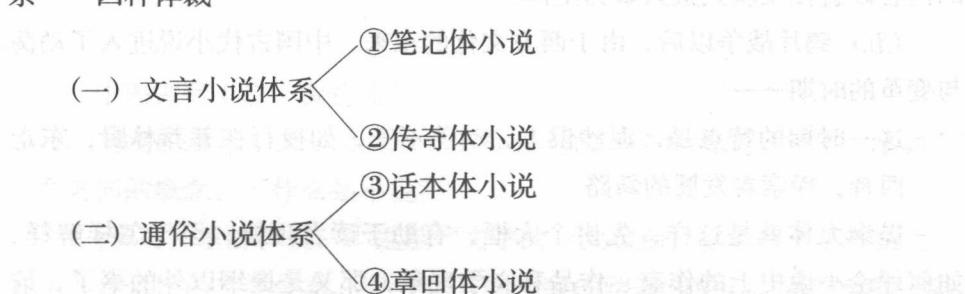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这本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小说史发展轮廓的小书，虽然不足八万字，但它既要反映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，也要有新的、不重复他人的见解，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两个特点：

(一) 既按朝代的历史顺序，勾画中国小说的发展轮廓，但又不拘于朝代的局限，而是着眼于发掘小说的自身发展规律；

(二) 本书和其他小说史著作最大的不同点在于：它是从小说体裁的角度，讲述中国小说的发展源流。

所以，这本《中国小说的发展源流》的全书提纲是：

甲、总的出发点是，把中国古代小说，按体裁特征，划分为“两大体系”“四种体裁”——



虽然不以朝代的更替作为讲述小说的疆界，但小说这四种体裁的诞生与发展，也是有其历史顺序的——历史是一种过程，有过程的事物就有其生成、发展的历史。

乙、依照小说体裁的发生、发展和衍化的规律，把中国古代小说史，划分为五个阶段：

(一) 秦以后，唐以前，即小说史中习惯地称之为“汉魏六朝小说”，是笔记体小说的形成与繁衍时期——

这一时期的特点是，小说刚刚从诸子散文和诗歌之中独立出来，以笔记体在繁衍发展着。

(二) 唐、宋、元三代，是传奇体小说与话本体小说同时诞生和发展时期——

这一阶段的特点是，传奇体小说的诞生，标志着文言小说体系的建成，文言小说以其体裁的完备与完善，开始了空前的大发展；与此同时，话本的出现，标志着通俗小说体系的兴起，经过话本的衍化，诞生了话本体小说。

（三）以元末明初章回小说的诞生为标志，中国小说史进入了“两个体系”“四种体裁”齐头并进的大发展时期——

这一时期的特点是，文言小说处于通俗小说的“包围”之中，在发展中衍化着，通俗小说以新生的姿态蓬勃发展着。

（四）自明末到清中叶，即从《金瓶梅》问世到《红楼梦》诞生的一个半世纪，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时期——

成熟的标志有二，一是小说的社会性著作水平（不以某一天才作家为标志）进入了普遍的能以现实生活素材，设幻创作的阶段；二是小说的内容以直接反映人世人事为主体。

（五）鸦片战争以后，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来，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了动荡与变革的时期——

这一时期的特点是，泥沙俱下，动荡不安，如夜行在莽莽林野，东走西奔，探索着发展的新路。

提纲大体就是这样，先讲个大框，有助于读者理解。至于怎样解释、如何评论小说史上的作家、作品和文学现象，那又是提纲以外的事了，请看正文。

“小说”一词的最早出现于《左传》，是“小说”与“经传”的并称。《左传》中“小说”指民间流传的奇闻异说，与《国语》中的“小说家”所指不同，可以理解为“奇闻异说”。到了汉代，“小说”一词又有了新的含义，指“街谈巷语、鄙鄙之说”，即民间传说、奇闻异说。到了魏晋南北朝，“小说”一词的含义又有了变化，指“短篇小说”，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“小说家言”。到了唐代，“小说”一词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指“短篇小说”，如《太平广记》。到了宋代，“小说”一词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指“短篇小说”，如《夷坚志》。到了元代，“小说”一词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指“短篇小说”，如《金瓶梅》。到了明代，“小说”一词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指“短篇小说”，如《金瓶梅》。到了清代，“小说”一词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指“短篇小说”，如《金瓶梅》。

一、什么是小说？

——从小说的概念说起

中国古代小说，源远流长。

当我们讲述中国小说史时，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便是关于“小说”这个名词的概念：“什么是小说？”

《辞海》里解释说：小说是“文学的一大类别，叙事性文学体裁之一。”这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，是“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，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，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。”——这是从现代的小说观念出发，给“小说”一词所下的定义。如以这个定义所确定的概念为标准，那么，在中国小说史上很多长期被视为小说的作品，有的便不能算做是小说了。由此，中国小说史从何时说起，也便产生了问题。

清初的著名小说评论家刘廷玑，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小说之名虽同，而古今之别，相去天渊。”（《在园杂志》）

古今的小说概念不同，是历史的必然，它反映着小说发展的历程——中国小说的较为完整的概念，形成于东汉，这就是桓谭在《新论》中所说的：

“其若小说家，合丛残小小语，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，治身理

家，有可观之词焉。”

此后，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，不仅列出了十五家小说作品名，而且把小说概念更加明确起来：

“小说者流，概出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‘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弗为也。’然亦弗灭也。间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。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荛狂夫^①之议也。”

综合这两人所述的小说概念，它包括四个方面：文体是“短书”；内容是“丛残小语”、“街谈巷议”；功能是“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”、“一言可采”；性质是“君子弗为也”的、“刍荛狂夫之议”。——班固认为，小说即使是“君子弗为”时，但也是有生命力的，所以“亦弗灭也”。这种小说观念，是比较客观公正的，是在孔子及其门徒们对小说的保守和轻视的立场上，前进了一大步。当然，在这以前，还有大家常引用的《庄子·外物》篇里的那句话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也远矣。”其实，这里的“小说”二字，只是用来和“大达”二字相对称，以作为比喻守池塘钓小鱼那个讽刺故事的结语。庄子所说的“饰小说以干县令”，和荀子所说的“小家珍说”，都不宜作为小说概念去理解。

小说概念的确立，标志着小说理论的诞生，它既是对前期小说的总结，又指导着后期的小说撰著。所以，以桓谭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小说概念，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我们把它看做是小说概念的正式形成。

汉代小说概念的核心，是肯定了小说的性质是“君子弗为也”的大众的文学，不是“君子”的文学。这是对于从先秦到西汉长时期的小说的总结——小说是从民间采集的“街谈巷语”。

小说是什么？是民众的文学。但是，民众的文学又必须依靠文人去搜

注

① 刍荛，是拾草打柴的人，狂夫，是指没有文化的人；刍荛狂夫，泛指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。

集整理。因为当时的中国，社会文化还处于广大平民群众尚不能掌握文字工具的阶段上。所以，作为大众文学的小说，除开口头流传，只能依靠文人用文字记录整理。因此，由于深受文人尊重的班固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给小说下了定义，又搬出了大圣人孔子的话（实际上是子夏的话），肯定了小说的“小道可观”的社会功能，所以魏晋六朝的文人们，不仅热心于搜集整理“街谈巷语”的小说，而且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，由整理向创作发展着。例如干宝编写的《搜神记》，已经不仅仅是搜集整理，而是“遂混虚实”，有着个人的创作成分了。

干宝是东晋元帝时人，曾任著作郎领修国史。他在《搜神记》的序言里，解释他为什么要编写《搜神记》时说：“群言百家，不可胜览；耳目所受，不可胜载。今初取足以演八略之旨，成其微说而已。”

干宝这番话的要义是说：编撰《搜神记》的目的，是为了弥补《七略》的缺欠，把小说加进来，使之成为“八略”。——汉代的大文学家刘歆，把汉以前的书籍分为七类，定名叫《七略》，共有：《辑略》《六艺略》《诸子略》《诗赋略》《兵书略》《方技略》。干宝所说的“演八略”就是把《七略》改为“八略”，使小说和诗、词、赋、诸子散文处于并列地位的意思。这是十分有胆识的倡议——这也是小说概念的衍化，是小说由“君子弗为”朝着文人写小说的方向转化的理论的先声。我们从《搜神记》对于唐人小说的影响中可以看到，干宝使小说的地位与《七略》平等的思想，在唐人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实践——这便是小说进入了文人的艺术的殿堂，从而改变了小说的“刍蕡狂夫之议”的大众文学的性质，小说概念也因之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。

首先是赋予小说以史的观念。为小说确立一种较完整概念的班固，以及编写小说成就卓著的干宝，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，这对于唐代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不能不产生影响。尤其是在南北朝时代的后期，出现了第一部以“小说”命名的《殷芸小说》，这部小说中的故事，主要是历史故事，凡是正史所不收的，离史实远而不

准确的传闻，便收入这部小说中来。由于这许多的原因，唐代的历史学家便认为小说有着可以和历史互补参证的作用，提出了小说也是历史这样的概念——小说是“史之余”、是“偏记”的历史。例如，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说：“偏记小说，自成一家，而能与正史参行，其所由来尚矣。”（引见《史通·杂述》）他认为：小说是历史的“别流”，共可分为偏记、小录、逸事、琐言、郡书、家史、别传、地理书、都邑等十种。这其实是对汉魏六朝以来的历史小说的较为客观的概括。

其次是把小说改造成为一种新的文体。

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作《毛颖传》和《圬者王承福传》，为这种文体的创立带了一个头，他的好友柳宗元也作了《种树郭橐驼传》《梓人传》，鼓吹提倡，其目的是利用小说的游戏娱乐性写散文，从而把小说纳入散文化的轨道。韩愈的目的虽然未能实现，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却迅速成长起来。如《李娃传》《长恨歌传》……《秦梦记》《离魂记》等等。唐代小说家创造了这种小说体裁，当时却未曾给它命名——一种文体诞生了，它本来是没有名的，名字是后人起的。大约是从中唐开始，出现了具有小说概念性质的名称叫传奇——即文言小说的又一种。

从唐代开始，小说分为文言和通俗两大体系。到宋、元两代，通俗小说以“说话”（如现代的说评书）的形式发展着；小说只是说话的一种内容，说话流派中的一家。据宋代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的记载：“且小说名目繁多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发发踪参之事。……谈经者谓演说佛书。……讲史书者谓讲《通鉴》，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。”这里划定的小说的内容是相当宽阔的，几乎无所不包了。但是，这里所说的小说，毕竟还是针对着“说话”，而不是针对着小说作品讲的——通俗小说处在成长的过渡阶段，还未形成较为明确的概念。

到了明代，由于小说章回体的创立，通俗小说已经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小说林中，并且很快地成为小说的主流。这时，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样式，已经定性化了，即两个体系和四种类型——文言体系中有传奇体和笔记体；通俗体系中有章回体（即长篇）和话本体（短篇）。由于小说样式的不同（以及作品内容的不同），小说的概念也混杂，大体上有如下几种：一是基本上继承着汉代小说概念。叫做“稗官小说”；一种是沿用唐代历史家的小

说概念，把历史演义小说视为历史的“小帐簿”，是“史之余”；一种是把小说叫做“通俗演义”，明代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陈眉公解释说：“演义，以通俗为义者也。”（《唐书演义》序）

总之，当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样式齐备的明清时期，由于小说理论研究的薄弱和特殊性——没有完整的小说理论专著，小说理论主要是以某书的序、跋、批、评的形式出现的，作家从自己作品的角度，批评家从自己所批评的那部作品的角度，即各自从各自的角度去理解小说，因而也就没有完整统一的小说概念。所以，在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时候，在什么是小说的问题上，便产生了困难。怎么解决？在这本小册子里，采取两个办法：

（一）在讲述小说发展的源流时，不以现代小说概念为界定线，即那些以现代小说概念衡量不宜算做小说的作品，也不排斥在中国小说史之外；而是随着小说概念的不断演化，在小说概念演化的过程中讲述小说的发展史——因为古人认为是小说而我们现代不认为是小说的那些作品，它们曾经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发展；它们或是小说的种子，或是嫁接小说的枝蔓，或属于小说的姻亲；抛开了它们，便讲不清中国小说发展的民族化的道路。

（二）在评量历史上的具体作品时，又必须以现代小说概念做尺子；不然，那便不是以现代人的意识和现代科学理论去观察历史；如果那样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，也就只能去重复前人的认识，徘徊于已经达到的水平上，永远也达不到新的高度了。

二、黄河之水天上来

——中国小说史的三个源头

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，第一部小说叫什么名字？——大家公认的现存的中国最早的小说有两部，一部叫《山海经》，一部叫《穆天子传》，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《山海经》是‘小说之最古者耳。’”这是很有权威性的说法。但是，把这两部小说比较一下，便不难看出，《山海经》里的很多故事，显然是比《穆天子传》早很多年的。但是，《山海经》里虽然记录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，却毕竟不是一部小说专集，有很多记载不能算是小说，而且多数又是不怎么完整的故事片断。所以，从现代的小说概念出发，还是应当以《穆天子传》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小说。

《穆天子传》写的是周穆王驾着八骏马西游会见西王母的故事——有形象比较鲜明的人物，有完整故事情节，有具体环境描写。《穆天子传》不仅在文体结构方面具备了小说的体形，而且它更具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早期形态。——穆天子是周朝第五代天子穆王姬满，史有其人；西王母的神话传说，在《山海经》里有多处记载；穆天子和西王母相会，由彬彬有礼的互相馈赠，到恋恋不舍的依依话别，有情有意——这种融会历史、神语、人情于一体的故事，恰是中国小说基本模式的一个缩影。尤其是这部产生于战国时期的作品，把历史人物穆天子和神话人物西王母

连接在一起，以丰富的想象力组成了一篇祥和、友好的故事，烘托着一派升平的景象，抒发了在战国那个动乱的社会里，人民向往和平、团结的心愿——远在战国时期，中国的小说创作，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，作家在作品里所展现的是多么和谐的情调。《穆天子传》的出现，标志着小说的诞生。但是，小说是怎样诞生的呢？它有三个源头——古代神话、史传文学、诸子寓言。

古 代 神 话

原始神话是人类对自然认识过程的产物——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处在幼稚的时期，对于自然现象充满了神秘和无知；自然现象有时给人类带来了幸福与欢乐，有时又莫名其妙地降下了灾难；人们时而感到无力抗御自然力量而产生敬畏心理，时而为了生存而激发出战胜自然力的毅力和愿望。日久天长，人们借助于自己的想象力，把自然现象加以形象化了，于是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神话。这些神话，在人群中流传着，丰富着，发展着，也逐渐地更替着，消逝着，在流传与发展的过程中，由自然现象而被人类形象化了的原始神话，又逐渐地附着于社会力量，附着于人，原始神话被赋予以社会性。所以，宗教神话都不是原始神话。

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原始神话，有三个来源。一是在先秦的典籍中保存下来的，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庄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中杂入的有很多神话故事，以及在《山海经》这类专门著作中记录下来的神话片断——有人说《山海经》是一部巫书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一部广泛搜集各地方传闻的方志录；二是在秦以后汉魏六朝时期辑逸的著作中记载的神话，如《神异经》《淮南子》《史记》之类；三是从出土器物、壁画和石刻的图像中看到的由神奇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神话——只是这些图像都很抽象，大部分已经不知故事的具体内容了。从以上这三个方面来的原始神话，都是经过文人加工整理过的。在先秦的诸子文学中保存的那一部分，有许多是著作者为了阐述他的论点而引用某一神话来作例证用的；汉魏六朝文人所辑录的神话，有着明显的改编迹象，它们和原始神话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？这是无法知道的。所以，我们把先秦诸子文学中的（以及以后汉魏人辑录的）神话

故事，叫做古代神话，而不再用“原始神话”这个名词去称呼它们了。

古代神话，种类繁多。最著名的是开天辟地的传说和英雄故事；最多的则是奇人怪物。

在开天辟地的传说中，关于盘古氏开天辟地的故事，虽然流传很广，但多出自晚期的记载，如唐人的《艺文类聚》。明代小说家周游又据以作成小说《开辟演义通俗志传》，推广了这一故事的传播。女娲氏补天的故事，以西汉淮南王刘安的《淮南子》记载最详细：在远古的时候，天没有东西南北四极，处处是不灭的大火，处处被滔滔的洪水包围着，猛兽吃人，凶禽捕捉老弱，当人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，有女娲氏炼五色石补了残缺的天，砍断巨鳌的腿把天的四边支撑起来，杀了凶禽猛兽，灭了火，退了水，人类得以平安的生活着（原文见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）。又传说女娲氏因为开天辟地时天下没有人类，于是她就用黄土作人。这个显然是来自人类处于母系社会时期的神话，是最早的开天辟地故事。而盘古氏的开天辟地故事，则是男系社会形成以后补述的，很可能是后人仿作的。也有人说是从南方少数民族那里移植来的。所以，关于女娲的神话，直接反映着人类的起源和夫妻生活的开端。在河南南阳的汉代石刻画像、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、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石刻画像中，都是把女娲氏和伏羲氏画在一起的，而且都是人面蛇身缠绕着的。可惜已经无法知道故事的详情了。

在英雄神话故事类中，首先是英雄史诗。如记述黄帝与蚩尤大战的神话——这一场关系到民族部落生存的“流血百里”的大规模战斗的起因，有两种说法。《庄子·盗跖篇》中说：“黄帝不能致德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。”《逸周书》中则说：赤帝打不过蚩尤，请求黄帝帮助；黄帝出兵和蚩尤作战，活捉了蚩尤，“杀之于冀中”。关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和细节描写，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里讲得很详细。类似黄帝战蚩尤的英雄史诗，还有共工和颛顼大战的故事，都很悲壮。

另一类英雄史诗是关于为人类造福的英雄故事。如尧使后羿杀怪兽大蛇为民造福，射掉九个太阳使枯焦的农作物和草木得以生长的故事（《淮南子》）；大禹治水的故事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，禹的父亲叫鲧，他见天下洪水滔滔，人类无法生活，他便偷了天帝的一种名叫息壤的宝土，用来湮没